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居處部一

宮

宮

世本曰堯使禹作宮

釋名曰宮穹也屋見垣上穹隆然也

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史記天官書曰玄武虛危主宮室

大戴禮曰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
毛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又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
宇以待風雨

左傳曰襄公作楚宮穆叔曰秦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

又曰晉成虎祁之宮又晉銅鞮之宮數里

論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史記曰騶子之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而受業築碣石宮親往師之

又曰秦始皇造阿房宮徵發天下工匠

又曰秦始皇所居之宮有祈年宮長信宮梁山宮

又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則苦民矣

又曰項羽屠咸陽焚其宮室三月火不滅

又曰盧生說始皇曰人主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乃命咸陽之旁三百里之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美人充之所幸言其處者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

衆弗善也中人以告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
泄吾語捕時在旁者斬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決事悉
於咸陽宮

又曰始皇二十七年作長信宮於渭南通驪山作甘泉

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

築牆垣
如街巷

又曰漢武帝時河決天子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作瓠
子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

又曰樛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

天子之宮夾我墓樛里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

漢書曰八年丞相蕭何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

蒼龍白虎二闕

前殿武庫大倉上還見宮室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何宮室過度也何曰非令壯麗無以威四夷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

又曰初江充召見犬臺宮

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

本大壺有作太壺字者
誤也漢無太壺宮也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

許之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
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問以當世政事上悅之

又曰武帝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

又曰上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向坐拜者作文
門之歌

又曰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凰集袞於所集處得玉

寶起步壽宮

又曰柏梁災越巫勇之迺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起建章宮為千門萬戶

又曰梁孝王吳楚破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

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

得賜天子旌旗從

千乘萬騎出警入蹕擬於天子

又曰孝武作建章宮為千門萬戶有鳳凰闕高二十餘丈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僊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明臺井幹樓度高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

又曰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

師古曰此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

常所居也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

師古

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初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號阿旁阿近也八尺曰仞

羅騎四馬馳驚旌旗不撓

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衆騎馳驚無所迫

觸立旌旗不屈
撓撓音女孝反

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

聚廬而託處焉

又曰鄒陽諫吳王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

若漢家未央宮也

懸衡天下

服虔曰闕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秤也言其懸法度於

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威力強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

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

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至其晚節末路

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

師古曰從音子容切

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

又曰後元二年幸盤屋作五柞宮

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以名

又曰甘露二年幸萑陽宮

在鄆萑音倍

後漢書曰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鍾離意詣關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包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

失農時此所謂宮室崇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
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
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
營罪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
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慚懼思服
嘉應故分布禱請闕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蓋時修雩場在明堂之南也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
急庶消災謹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

又曰東平王蒼薨元年三月巡狩幸東平宮追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魏志曰帝營作許昌宮楊阜諫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禹卑宮室而天下樂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皆喪社稷也

吳志曰後主二年六月起新宮於大初之東制度尤廣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壞諸地大開苑囿起土山作樓觀加飾珠玉製以奇名右臨硯左彎碣又

開城渠引後湖水激流入宮內巡遶堂殿窮極伎巧功費萬計

又曰赤烏十年春二月適南宮三月改作大初宮詔移武昌材瓦有司奏武昌宮作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宜別更置帝曰大禹卑宮室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妨損農業且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府寺耳柱材率細年月久遠恐損壞今武昌宮材木自可用繕之

晉書曰尚書僕射謝安石以宮室朽壞啓作新宮帝權

出居會稽王第二月始興功內外日役六千人安與大匠毛安之決意修定皆仰模玄象體合辰極並新制置省閣堂宇名署時正構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石頭津主啓聞取用之因畫花於梁上以表瑞焉又起朱雀重樓皆繡栢藻井門開三道上重名朱雀觀觀下門上有銅雀懸楣上刻木為龍虎左右相對

王隱晉書曰高堂隆刻鄴宮屋材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宮惠帝止鄴宮屋土剝更屋始見刻字計年正

合時

載記曰石勒欲營鄴宮先是廷尉續咸諫止之及是霖
雨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勒大悅
謂公卿曰諸卿知否此非為災天意欲吾營都矣於是
營之勒親授規模

又曰劉曜命起鄧明觀立西宮建凌霄樓於鎬池侍中
喬豫和苞上疏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上準乾象下順人
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流漂無所而猶上憲營

室作為楚宮故能上興康叔武公之迹延九百之慶也
今奉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非之曰一觀之費
足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
樓而建凌霄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剪齊魏矣書奏
大悅

宋書曰少帝以石頭城為長樂宮東府城為未央宮

齊書曰高祖永明元年秋七月車駕幸青溪舊宮設金
石樂在位者賦詩

唐書曰東都平太宗入觀隋氏宮室嗟後主罄人力以逞奢侈薛收進曰峻宇雕牆殷辛以滅土階茅棟唐堯以昌秦帝增阿房之飾漢后罷露臺之費故漢祚延而秦禍速自古如土崩瓦解取譏後代良以奢所至太宗悅其對

又曰高宗嘗避暑於仁智宮

又曰閻立德受詔造翠微玉華宮咸稱旨賞賜甚厚

又曰太宗將幸九成宮姚思廉諫曰離宮遊幸秦皇漢

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甚切至太宗納之
西京雜記曰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就外傅戚姬使舊
趙內傳趙媼傳之號其室為養德宮

又曰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抱上枝覆蔭數十畝其西
有青桐觀觀有三梧桐樹樹下石麒麟二刊其脇為文
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
左脚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而屬筋焉
帝王世紀曰紂作傾宮七年乃成大十里高千丈

又曰堯有貳宮撫宮

漢武故事曰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取
年十五已上二十已下滿四十者出嫁掖庭令總其籍
時有死出者隨補之凡諸宮美人可取七八千建章未
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徑路

六韜曰殷君喜治宮室七十三所大宮百里宮中九市
列仙傳曰鈞弋夫人齊人病六年右手拳望氣者云東
方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美偉帝披其手得

一玉鉤而手尋展故名其宮為鉤弋宮

十洲記曰方丈山有玄琉璃宮

博物志曰夏桀之時有長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三旬不出聽政其後大風飄沙填此宮谷

鄴中記曰自襄國至鄴二百里中四十里輒一宮有一夫人侍婢數十黃門宿衛石虎下輦即止凡虎所起內外大小殿臺行宮四十四所

郡國志曰武帝遊五柞宮欲廣上林令譙隆諫曰堯舜

至治廣德不務苑囿帝初不悅後拜為中郎

墨子曰上古之人未知為宮室就陵而居處下潤傷民故聖人作為宮室宮室之制高足以避潤濕中足以禦寒風上足以待霜雪牆高足以別男女故以便生不以為樂也今之為宮室必厚斂百姓暴奪民財為曲成之室青黃刻鏤之飾故國貧而人難訴也

管子曰黃帝有合宮以聽政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崑崙之宮以觀黃帝之宮

越絕書曰美女宮周五百九十步土城者勾踐所習教美人西施鄭旦宮室

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域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天暨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實為清都紫微也

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胡氏春秋曰武王勝殷清箕子之宮也

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
畫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帝長男之宮
西方有宮白石為牆五色玄黃門有金榜而銀鏤題曰
天帝少女之宮中央有宮以金為牆門有金榜以銀鏤
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為牆赤銅為門闕有
銀榜曰天帝中男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為牆題曰天
地中男之宮東南有宮以黃石為牆黃榜碧鏤題曰天
帝少男之宮西北有宮以黃銅為牆題曰地皇之宮

十洲記曰青丘山上有紫宮天真仙女多遊於此

又曰方丈山有琉璃宮

紀年曰穆王所居鄭宮春宮

說苑曰楚使使聘齊齊王享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
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况大國之樹

三輔故事曰桂宮周匝十里內有光明殿走狗臺土山
複道橫北度從宮中西上城至神明臺

三輔黃圖曰長安有夜光宮望遠宮昭臺宮葡萄宮竹

宮棠梨宮扶荔宮黃陽宮長平宮五柞宮

漢宮閣名曰長安有長樂宮未央宮長門宮鼓簧宮承

光宮宜春宮池陽宮長平宮黃山宮望仙宮長楊宮集

靈宮延壽宮祈年宮通天宮駸婆宮沛宮林梵宮甘泉

宮首山宮交門宮明光宮五柞宮萬歲宮竹宮壽宮建

章宮太乙宮思子宮

見漢書長樂等宮或在京師或在
外郡或帝王所居或祀祠所在或

因事

以置夜光宮棠梨宮扶荔宮

見三輔
黃圖

桂宮

見三輔
故事

鼎湖

宮谷口宮

魏畧曰大秦國城中有五宮相去各五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

郡國志曰金河府磨磷宮北二十里有石殿一飛橋岸畫以古賢哲士太常卿蔣少游製太和五年文明太后來幸得鯉魚一雙長三尺以黃金鑲穿腮放於池中後皆長五尺沈泛相從正光元年五月五日天清氣爽聞池內鏘鏘聲水驚沸須臾雷電海氣五道自池中屬於天久之乃滅波止水定唯見一魚化為龍矣

又曰秦川宮昔非子到秦於此築宮室

又曰廬山有三宮上宮在懸崖之表人所不及次宮在山巖下兩邊有陰陽溝有石羊馬夾道相對下宮在彭

蠡湖際

隋圖經曰大業十六年自江都還洛陽勅於汾州北臨汾水起汾陽宮即管涔山汾河源所出之處當盛暑之時臨河盥漱即涼風凜然如八九月其地多雨經夏罕有晴日一日之中倏忽而雨倏忽而晴晴雨未曾經日

雖高嶺千仞嶺上居人掘地深二三尺即得清泉用之
壽春圖經曰十宮在江都縣北五里長阜苑內依林傍澗
因高跨阜隨地形置焉隋煬帝所立也曰歸鴈宮回流
宮九里宮松林宮楓林宮大雷宮小雷宮春草宮九華
宮光汾宮是曰十宮

兩京記曰道義坊唐高祖龍潛舊宅武德元年以為通
義宮六年高祖臨幸大宴羣臣引見鄰里父老頒賜有
差貞觀元年立為興聖尼寺焉

又曰大明宮南接京城之北面西接京城之東北隅初
高宗嘗患風痺以宮內湫濕屋宇擁蔽乃於此置官司
農少卿梁孝仁充使製造北據高崗南望爽塏終南如
指掌坊市俯而可窺

東京記曰上陽宮在皇城西南東苑苑東垂南臨洛水
西拒穀水上元中韋機充使所造列岸脩廊連垣掘地
得銅器似盆而淺中有隱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
曰長宜子孫時人以為李氏再興之符高宗末年常居

此宮以聽政也

兩京記曰上陽宮西有西上陽宮兩宮夾穀水虹橋架
空以通往來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

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居處部二

室

室

說文曰室實也

釋名曰室實也物滿實其中也

毛詩曰斯于宣王考室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鄭箋云如當路築室而與行道

之人謀之所謂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成

又曰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又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尚書曰若考作室既辰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周禮冬官匠人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居之

禮記檀弓下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

文子趙武也作室成

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

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

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

又曰室中不翔

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左傳襄公十五年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

重勞且不敢間

又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馬朝至未已

朝者曰公馬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壑谷窟室

又曰吳公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

掘地為室

又曰怒於室而色於市

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

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澹臺滅明者孔

子弟子子游之同門也修身正行公事乃肯來我室得與之語耳非公事不肯來言無私謁

國語曰智襄子為室美士茁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襄子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同

又曰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斲之

斲磨

張老夕馬而見之

不謁而歸文子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

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斲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大

夫斲之士首之

首之斲其首也

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貧

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以敢告文子歸勿令磨也

春秋繁露曰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聖人弗為漢書曰文帝徵賈誼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與誼言之

又曰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東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

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

秋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

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

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

賊人主之大賊

師古曰賊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用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

言魅也者是也

偃為淫首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已

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

法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

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
曰善有詔止更設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更名
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北門入交會於內故名之馬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
之寵由是日衰

又霍光傳曰蓋主等廢奏光光聞止畫室中不敢入帝

召入慰勉之

注畫室近臣計畫之室師古曰雕畫之室也

又曰孔光典機務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上有所問據
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

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則削草藁以為張主之過以

奸直人臣大罪也

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也

有所薦舉惟恐

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

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

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温室殿

光默

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又曰京房所言屢中天子悅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

王以功舉賢即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

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

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
室皆以房言煩碎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
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
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
後善之

又漢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薄
姬內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
帝

後漢書曰祭彤為太僕從東巡過魯帝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又曰袁閔見時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代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代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延嘉末黨事將作遂散髮絕世欲投跡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

名或以狂生目之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閱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閱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又曰馬援之攻五溪蠻初軍至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

頭側路近而水險

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縣東武陵記此山頭與泉海方壺山相似因

名壺頭

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屬武陵郡帝初以為疑及軍至

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費糧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搯持

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日進營壺頭賊乘高

守隘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因以中病遂

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

武陵記曰壺頭山傍有石窟援所穿室也室中有大蛇如舟土

人云是馬援當日之餘靈也

賊每乘險鼓譟援曳足以觀之左右哀

其壯意莫不為流涕

漢書曰陳蕃家居不掃室賓客謁之者或曰可掃一室乎蕃曰丈夫當為國家掃除天下豈徒室中

晉書曰嵇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

曰慎終室

宋書曰武帝六年五月初置陰室于覆舟山備藏冰也
唐書曰太子承乾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左庶
子于志寧切諫不從

家語曰魯有獨處者隣有嫠婦亦獨處室夜暴風雨室
壞趨而託之魯人閉戶不受

三輔黃圖曰明堂有十二室法十二月

陽龍驤洛陽記曰顯陽殿北有避雷室西有禦龍室

神異經曰西北荒有石室有二百二十人同居齊壽千二百歲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瓊華之室

淮南子曰西方有金室

列女傳曰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七百歲歷陽有彭祖仙室

漢宮殿名曰神明臺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天臺武帝求神仙置九天道士百人

洛陽宮室名曰洛陽有望舒涼室含章鞠室清暑涼室
老子曰鑿戶牖以為室當无有室之用

管子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相見為夫子築室
於閨內可乎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惟至賢耳如
臣者飾其容止待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
又曰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
此則諸侯其至乎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室則无

益也

拾遺錄曰老君居反景之室日與世人絕迹

又曰燕昭王坐祇明之室升於泉昭之館此館常有白鳳白鸞遶集其間

列子曰虛室生白張湛注云夫視有若虛者虛室而純白獨生

莊子曰原憲居圜堵之室蓬戶不完桑以為樞甕以為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

尸子曰厚積不登高臺不處高室多傷大室多陰故皆不居

呂氏春秋曰高亢作室

又曰齊宣王為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三年而未成羣臣莫敢諫

淮南子曰高陽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木必將撓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將敗高陽黽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

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辭窮無以對受命而為之室其始成訥然善也而後果敗

又曰崑崙有璿室

又曰有石城金室

又曰古者民擇處復穴鑿崖岸之腹冬日則不勝霜雪寒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蚊蚋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百姓安之

鹽鐵論曰匈奴織柳為室旃席為蓋

說苑曰延陵季子遊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故室美故牆高新牆卑是以知民力屈也

又曰一室之中有王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平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倨所以然者生而見善教也

新序曰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儀子諫曰室大衆而人處則曄少與人處則卑願公適也曰聞命矣築室不輟明日又諫國小室大百姓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

公曰聞命矣築室不輟明日又諫曰左昭右穆為室而大以臨二先君無乃害於孝乎於是哀公毀室而止

風俗通曰論語夫子宫牆數仞禮記季武子入宮不敢哭由是言之宮室一也秦以來尊者以為常號乃避云室耳

弟子職曰室中揖手論語曰譬如宮牆由此言之宮其外室其內也

楚辭曰砥室翠翹挂曲瓊些

言卧之室以砥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飾玉鈎以

懸衣曲瓊

玉鈎也

又曰鑿山楹而為室兮下披衣於水渚霧露濛濛其晨
降兮雲依斐而承宇

又曰網戶朱綴刻方連冬有與突

與複室突大室

夏室寒

事見居處

上部

又曰築室兮水中葺之以荷蓋

又曰像設君室靜閒安高堂邃宇檻層軒

潘岳狹室賦曰伊今館之褊狹良窮弊而極微

李尤室銘曰室以安寧寢息幽閒室寒空隙遮過風寒
无曰寂漠屋漏昭然

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居處部三

殿

殿

說文曰殿堂之高大者也又釋名曰殿典也

摯虞決疑要註曰凡太極殿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

右碱左平平者以文塼相亞次碱者為陸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殿堂之正者為路寢凡殿堂坐位以近尊為上無尊者則東向者以北為上南向者以西為上西向者以南為上北向者以東為上也殿堂之上惟天子居牀其餘皆鋪幅席席前設筵几天子之殿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史記秦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楚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

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指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漢書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鳳凰集上林廼建鳳凰殿

以答嘉瑞

事具祥瑞部鳳凰篇

後漢書曰董卓傳云建安元年七月帝還至洛陽幸陽安殿張陽以為己功故因以陽為殿名

范曄後漢書曰中平三年復脩玉堂殿

東觀漢記曰明帝欲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諫

出為魯相後欲起德陽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魏志曰青龍三年丁巳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殿改名九龍殿又高堂隆傳云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

又張遼傳曰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狀帝嘆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名將也為起殿舍又特為遼母作殿

晉書曰張駿霸西河於姑臧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四面各起一殿東方曰宜陽青殿南方曰朱陽赤殿西方曰德政白殿北方曰元武黑殿各隨方色以時居之

晉載記曰石虎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鍮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於顯

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珍玩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官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視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

魏畧曰青龍三年起太極殿洛陽諸故宮名曰洛陽南宮有玉堂前殿却非殿銅馬殿敬法殿清涼殿鳳凰殿黃龍殿壽安殿行殿嘉德殿

晉中興書曰烈宗起清暑殿讖者曰清暑者反語楚也為殿以酸楚之聲為號非吉祥也頃烈宗崩桓玄自號

楚

又孝武帝造太極殿郭璞筮云二百一十年此殿為奴
所壞後梁武帝毀之捨身為奴

燕書咸康八年秋七月丁卯營新殿昌黎大棘城縣河岸
崩出鐵築頭一千一百七十四枚永樂民郭陵見之詣
闕言狀以是日到詔曰經始崇殿而築具出神人允協
之應也

趙書曰劉曜召構殿巧手三千人發陽平等十郡車牛

五千乘運土築建德殿基

齊書武穆裴皇后傳云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栢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

又魏虜傳云虜主宏率衆至壽陽軍中黑氍毹行殿皆烏漆楯為漆槩綴以黑蝦蟇幡登八公山賦詩而去

又魏志云魏文脩洛陽宮室權都許昌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毳殿青帷為門

又蕭赤斧子穎胄傳曰建武中荊州大風兩龍入栢齋

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欣恐畏不敢居之穎胄改
為嘉福殿

隋書宇文愷傳云時上北巡愷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
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
狄見之莫不驚駭

唐太宗謂侍臣曰今天下無事四夷賓服惟須守此成
功以養百姓因指殿而言曰安百姓者如造此舍經始
斯畢安可改移若易一椽增一瓦人足競踐良工揮墨

搖其梁棟所壞益多亦猶百姓既安因而撫養若慕奇巧變法制不恒其德必致勞擾

又曰太宗謂侍臣曰朕頃觀劉聰傳聰將為劉后起鷄儀殿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啟請甚切聰怒解而甚愧人之讀書欲廣聞見然非知之難也朕近於藍田市木將別為一殿取制兩儀仍構重閣其木已具遠想聰事斯作遂止

又曰高祖引蘇世長宴於披香殿世長酒酣奏曰此隋

煬帝之所作也何雕麗之若此高祖曰卿好諫以直其
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姦說疑煬帝乎對
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
愛民節用之所為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
功幸獲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彼時亦以為足今
自隋之侈民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
奢淫不忘儉約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
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

又曰玄宗嘗召張說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上
謂說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殿為集賢殿因
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

又曰麗正殿高宗降誕之所開元中繕寫圖箱貯之

洛陽宮殿簿有明光殿

三秦記云明光殿在桂宮中皆以金玉珠璣為廉晝夜光明

太冲吳都賦曰飾赤烏之韡曄

三輔宮殿名曰未央宮有麒麟殿椒房殿

又曰長樂宮前殿宣德殿通化殿高明殿

漢宮閣名曰長安有臨華殿神仙殿皋門殿朱鳥殿增
城殿宣室殿承明殿鳳凰殿飛雲殿昭陽殿鴛鴦殿鈞
臺殿合歡殿蕭何殿曹叅殿韓信殿

成都記曰隋蜀王秀常造一殿飛鳥不止其上

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上有金井闌金博山鹿盧蛟
龍負山於井上又有金獅子

伏滔北征記曰梁城東有韓馬墓去城三里東蘭殿是
朱王行殿

山謙之丹陽記曰太極殿周制路寢也秦漢曰前殿今稱太極曰前殿宮之號始自魏按史記秦皇改命宮為廟以擬太極魏號正殿為太極蓋採其義而加以太亦猶漢夏門魏加曰太夏咸康中散騎侍郎庾闡議求改太為泰蓋謬矣東西堂亦魏制於周小寢也皇后正殿曰顯陽東曰含章西曰徽音又洛宮之舊也含章名起後漢顯陽徽音亦起魏曰明陽晉避文帝諱改為此周禮亦有路寢小寢又其制度也

登真隱訣云寥陽殿太和殿皆云玉清宮中殿名

兩京雜記云漢成帝設雲帳雲幄幕於甘泉紫殿謂之
三雲殿

漢官典職曰德陽殿周旋容萬餘人激洛水於殿下

郡國志曰秦州上邽縣北十六里有無疆殿後魏太武
築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造飛行殿方丈如今之輦選
期門羽林之士負之而趨一名雲雷宮

兩京記曰東京五殿蔭殿也壁厚五尺高九十尺東西房廊皆五十餘間西院有庫厨東院有教坊內庫高宗嘗御此殿

又曰流盃殿東西廊殿南頭兩邊皆有亭子以間山池此殿上作漆渠九曲從陶光園引水入渠隋煬帝常於此為曲水之飲在東都

又曰含元殿陞土高於平地四十餘丈南去丹鳳門四百步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蓋漢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墮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耶

晉宮閣名曰太極殿十二間徽音殿顯陽殿暉章殿含章殿建始殿仁壽殿百福殿清暑殿章華殿嘉福殿宣光殿修明殿嘉樂殿芙蓉殿崇光殿華光殿蔬圃殿九華

殿

在五殿有
華林圃

章陽殿百兒殿芳德殿靈圃殿承光殿永

寧殿景福殿延休殿百子殿虞清殿淵冥殿安昌殿

建康宮殿簿云林光殿在縣東北十里潮溝村覆舟山

前晉以為藥圃

又曰陳永初中於臺城中起昭德嘉德壽安乾明有覺
等殿

又曰光嚴殿在縣東北六里景陽山東嶺南起重雲光
嚴二殿前為兩樓

又曰梁於臺城中立魯城觀觀歷四代修理大起重閣閣上名重雲殿下名光嚴殿

又曰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冲吳都賦曰抗神龍之華殿是也

又曰臺城温德門内又起三善長春勝辨等殿

又曰鳳光殿在縣東北五里一百步舊臺城内

又曰宋於臺城立正福清曜等殿

又曰臺城中有麗譙閣麗日殿飛香三重閣

又曰臺城溫德門內有溫文文思壽安等殿

輿地志曰未央宮後有鴛鴦昭陽飛翔曾城合歡蘭林披香鳳凰等八殿

又曰丹陽郡建康縣文德殿梁武帝移張衡渾儀置此殿

又曰洛陽有顯陽殿皇后正殿也魏明帝所建

又曰丹陽郡建康縣臺城華光殿梁武帝大通中毀施與草堂寺人洗取諸貨直百萬以其地起重閣九間

又曰丹陽郡建康縣臺城寶雲殿梁武帝以施佛寺
又曰丹陽郡建康縣臺城惠輪殿梁武帝亦供養佛
又曰洛陽昭陽殿魏明帝所治在太極殿之北鑄黃龍
高四丈鳳凰二丈置殿前

又曰新安郡新治縣西十里有太宰殿晉武陵王晞為
太宰桓溫詐言其反新安太宰立第於此塋第側後喪
還都今空宅在

楊龍驤洛城記曰顯陽殿北有雲氣殿

洛陽宮殿簿曰明光殿徽音殿式乾殿暉章殿含章殿
建始殿仁壽殿嘉福殿百福殿芙蓉殿九華殿蔬圃殿
華光殿崇光殿

建康宮闕簿曰赤烏殿在縣東北五里吳昭明宮內制
度上應星宿求所以永安也

水經注曰孔子廟東南去百步有雙石門即靈光之南
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餘丈南北十二丈
高丈餘東西廊廡別舍十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

池池方四十二步池中有臺方十步池臺之基岸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是也是漢景帝程姬子魯恭王之所造也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為之

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居處部四

堂 堂皇附

樓

堂

說文曰堂殿也

釋名曰堂猶堂堂高顯貌也

禮記曰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又曰將上堂聲必揚

又曰禮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又曰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尚書大傳曰天子堂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

雉三尺也

續漢書曰中平三年造萬公堂於西園

三十國春秋西涼傳曰李暠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堂成圖讚自古明王忠臣孝子貞女暠自為序以明鑒戒文武羣僚亦皆圖焉是月白雀翔于靖恭暠頌之

梁書曰高祖五年改閱武堂為德陽堂改聽訟堂為義賢堂

魏書曰任城王澄從高祖於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次之凝閒堂高祖曰名要有其義此取夫子閒居之義

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
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坐雖非唐堯之
居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既遇唐堯之君不敢
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
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爾德音即命黃門侍郎崔光郭
祚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高祖曰在夜載
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和苞漢趙記曰劉聰嘉平三年廷尉陳元達極諫聰怒

將斬之聰時幸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聰免之於是易李中堂為愧賢堂

北史齊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河間王孝愉遂於第中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

又曰若干惠事母以孝聞周文帝造射堂新成與諸將會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周文聞之即日徙

堂於惠宅

論衡曰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蕓莢生於階下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日歷於辰坐顧輒見之也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晉宮闕名曰洛陽宮有則百堂螽斯堂休徵堂延祿堂仁壽堂綏福堂含芳堂樂日堂椒華堂芳音堂顯成堂

承先堂五福堂嘉寧堂

瑞應圖曰帝琴堂前有橘樹連理改琴堂為連理堂

華陽國志曰文翁立講堂前又作石室一曰玉堂在城南後堂遇火太守更修立又增二石室

盧氏家記曰盧渾為右衛將軍太夫人年高求解職被詔不聽特假百日迎母東歸起養親堂集會作詩言志齊地記曰臨淄城西門外有古講堂基柱猶存齊宣王修文學處也

拾遺記曰董偃嘗卧延清之堂設火齊屏風

又曰海人獻龍膏為燈於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

具燈部

襄沔記曰馬衆每年刺史三月上旬於此泉起曲水流
杯堂引泉水為袂褱之所臨時構造事竟毀除其流杯
堂今在壘城西

郡國志曰王屋縣有孔子學堂西南七里石室臨大
河水勢湍急五里之間寂無水聲如似聽義

又曰齊桓公宮城西門外有講堂齊宣王立此學也故

稱為稷下學宮子如齊盟于稷門此也

宋永初山川古今記曰永康縣縉雲堂黃帝鍊丹處

又曰費北有積弩堂

益州記曰文翁學堂在城南

羊頭山記曰學堂在洛陽南陽關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

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八枚西尚書周易公羊十六碑

南禮記五碑東論語三碑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

邕銘

又曰聖壽堂石虎造垂玉佩八百大小鏡二萬枚丁香末塗
壁胡桃油塗瓦四面垂金鈴萬枚去鄴三十里聞響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光碧之堂西王母所居

郡國志曰雞陂之側即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
居之以數失火故塗以雌黃遂名黃堂

說苑曰聖人之於天下譬如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
酒者一人獨累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

里之情通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暮年而君不聞此謂遠於萬里也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言西王母有六甲之術用之可以遊景雲之宮登流霞之堂

漢武故事曰玉堂去地十二丈基階皆用玉

東京賦曰金華玉堂白虎麒麟

潘尼詩曰鸞鳳棲堂廡不若翔寥廓

文選天台山賦玉堂陰映乎高隅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

古詩云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庭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

堂皇附

漢書曰坐堂皇上

宮而無四壁曰皇也

廣雅曰堂皇合殿也

洛陽記曰洛陽宮有桃間堂皇杏間堂皇柰間堂皇竹

閭堂皇李閭堂皇魚梁堂皇醴泉百戲堂皇

晉宮闕名曰洛陽有水碓堂皇擇果堂皇

陸機四言詩序曰天子晏朝士於宣猷堂皇遂命機賦
詩

樓

爾雅曰狹而修曲曰樓

說文曰樓重屋也櫟澤中守草樓也

釋名曰樓有戶牖諸孔婁婁然也

史記曰方士言武帝曰黃帝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
帝乃起神明臺并榦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

漢書曰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
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蓋
樓

又郊祀志云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并
榦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顏師古注云漢宮閣疏云
樓高五十丈上有室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造十層赤樓也

後漢書張奐傳曰初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帶奐印綬登樓而歌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郡命終此樓既而子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州兵圍之急猛耻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

又曰黃昌為郡守陝縣彭氏造高樓臨道昌行縣彭氏婦人輒升高樓而觀昌乃殺之

蜀志周羣作小樓多令奴更直樓上視天災纔有一氣即

白羣羣自上樓觀之

晉書曰石崇作樓令婢綠珠作歌舞於上孫秀求綠珠
不得及崇被收方在樓上謂珠曰吾今為汝死矣珠乃
墜樓而死

又曰義熙八年於石頭東城內起高樓加累入於霄漢
連堞帶於積水署曰八漢樓

宋書曰大明元年五月壬子紫氣出景陽樓狀如烟薄
久之詔改景陽為景雲樓

趙書云趙梁襲長安秦王業奔射鴈樓格戰至天明不
拔

齊書曰東昏侯大起仙華神仙至壽諸殿刻畫雕綵麝
香塗壁窮極綺麗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
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絕用瑠璃

又曰焦度嘗戰敗逃於營亭湖中江州刺史王景文誘
降復拒沈攸之於郢城登樓辱詈攸之攸之不能下至
今呼此樓為焦度樓也

又魏虜傳云虜自佛狸至於萬民世增雕飾正殿西築臺
謂之白樓樓南又有祠星樓

梁書處士陶宏景傳云宏景止於句容句曲山永元初
更築三層樓宏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

又曰大同十年幸蘭陵因賦歸舊鄉詩已酉幸京口城
北固樓曰此不足以固守然北望江山實為壯觀乃改
名北顧幸迴賓亭宴帝鄉故老及迎候者少長數千
人各賚錢二千

周書曰孫儉傳云為荊州刺史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

盛宏之荊州記云西鄂城東有三女樓周稚歿三女造此樓於墓所

老君本記云周康王時文始真人結草為樓占星候氣登真隱訣云長綿樓上清太上宮名玉晨道君所居

吳越春秋云會稽郡小城勾踐築臺周圍千一百二十步立為龍翼樓

世說云桓翼征西治江陵城甚麗顧長康曰遙望層城
丹樓如霞

墨子云城偏三十步置坐候樓出堞四尺百步立木樓
樓前廣九尺高七尺二百步一大樓去城中二丈五尺
洛陽地記曰洛陽城內西北角有金墉城東北角有樓
高百尺魏文帝造也

盛宏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西百餘步有棲霞樓臨川康
王所置

吳越春秋曰范蠡為勾踐立飛翼樓以象天門為兩繆繞棟以象龍角

羊頭山記曰原城西門南角萬歲樓俗傳飛入江常以鐵鑲維之又樓上時見一道白氣如烟刺史必死輕者貶謫州人至為常候

郡國志曰定州安喜縣城樓謂之神女樓

又曰馬邑白樓即後魏納姚興女為后后悲思因造此樓登望飾以鈿粉故名之

又曰金華縣因山為城南臨溪水高阜上有樓名曰玄
暢樓宋沈約造以吟詠於此處

常述兩京新記曰上陽宮有麗青臺浴日樓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玉樓十二層

虞氏家記曰吳小城白門樓吳王闔閭所作也至秦始皇
帝守宮吏燭燕窟失火烧宮而此樓故存

瀨鄉記曰老子廟有皇天樓九柱樓靜念樓皆畫儼人
雲氣

袁彥伯羅山疏曰仰望石樓眇然在雲中

金陵地記曰吳嘉禾元年於桂林苑起一樓名之曰落星樓吳都賦曰身戎旅於落星之樓樓在建業東北十里

世說曰凌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恒隨風搖動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便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九江錄曰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秋夜佳景共登高樓俄而不覺亮至衆將避之公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坐談詠至今名庾公樓

幽明錄曰鄴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五十丈安金鳳凰三頭於其上二頭飛入漳河朗見在水底一頭今獨存水經曰鄧州灞陵山上有入鄉樓

益州記曰成都有百尺樓

晉宮閣名曰洛陽有鳳凰樓

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樂府詩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

漢宮閣名云長安有馬伯騫樓又有貞女樓

晉宮閣名云晉有祠星樓

又曰總章觀儀鳳樓在觀上廣望觀之南又別有鳳翔樓又有慶雲樓

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居處部五

臺

臺上

爾雅曰觀四方高曰臺積土四方者有木曰榭
釋名曰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

尚書曰散鹿臺之財

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謂文王之作靈臺也

又曰新臺刺衛宣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
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禮記月令五月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

左傳曰夏啟有鈞臺之饗

又曰宋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
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

又曰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

又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又曰有蛇自泉臺出入于國聲姜薨毀泉臺也

史記曰秦始皇作瑯琊臺刻石頌德

又曰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孫息曰臣能累十二基加一

雞子於上公曰危哉息曰公造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實危於此公乃止

又曰趙武靈王為野臺以望齊中之山境徐廣注野一作望齊也

又曰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

徐廣曰涪陵出丹也

而擅其利數世

家亦不訾

謂其多不可訾量

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

見侵犯秦皇以為貞婦而為築女懷清臺

又曰淮南王安立思僊臺

又曰楚靈王為章華之臺伍舉諫曰昔者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

又曰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
又曰子路聞蒯瞶入馳往入城造蒯瞶蒯瞶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馬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瞶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瞶懼乃下石乞孟賁攻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又曰漢武帝起栢梁臺高數十丈悉以香栢香聞數十

里

漢書郊祀志曰王莽篡位三年好神仙事以方士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作樂其上

史記云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孫卿言於帝曰仙人好樓居帝乃使卿持節候仙人作通天臺高三十丈雷雨悉在其下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武帝祭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置祠具招仙人祭天已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所祭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行宮

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承雲表之露元鳳間
臺自毀而椽桷皆化為龍鳳隨風雨飛去西京賦云通
天表而竦峙經百常而基擢上班華以交分下刻峭而
若削也

又藝文志云曲臺記后倉記七篇如淳注曰行禮射曲
臺后倉為記故曰曲臺禮

又曰趙武靈王建藜臺於邯鄲

又曰文帝嘗欲作露臺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

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惟恐羞之何以臺為

又曰貳師擊右賢王召李陵使為貳師將軍輜重陵召

見武臺

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

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

楚勇士奇材劔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

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軍惡

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子女陵對曰無所事騎

師古曰猶言不

事多騎也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涉單于庭上壯而拜之

後漢書曰永平初馬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初中

名臣列將於雲臺

雲臺在
南宮

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

蒼觀圖言於帝曰何不畫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魏志曰武帝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十八年作金虎臺

又作冰井臺

魏畧云黃初五年文帝東征留郭后於永始臺霖雨城樓多壞有司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未有急而移止奈何也

何晏景福殿賦曰鎮以崇臺實曰永始複道重閣猖狂是俟

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忻歡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醉墮臺乃止張昭曰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權有慚色而罷

晉書曰汝南文成王亮大妃伏氏嘗以病被於洛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又曰范甯為豫章太守大設庠序遣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講討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

又曰涼張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步其高九仞武陵人閻魯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魯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魯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大府主簿馬魴曰今世難未夷唯

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為權度實非士庶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

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錄曰赫連勃勃大破南涼傳檀於百井殺衆萬餘以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

韓子曰景公與晏子遊少海登北桓寢之臺望其國曰美哉煥乎後世將孰有之晏子曰其田氏乎曰寡人之國如田氏有之為之奈何對曰君欲奪之則近賢遠不

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恤孤寡行惠而好儉民將歸君雖十田氏其如君何

又曰越王伐吳先宣言吾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罷苦百姓剪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構巧麗窮極神功橫巖雲渚竦曜星河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起大臺歲寒役者皆凍晏子遂如臺執扑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闔廬以避燥濕今

君為一臺而不速成國人皆以晏子助君虐也晏子歸而君令罷役仲尼曰古今善為臣者美名歸之君災禍歸之身

陸賈新語曰楚靈王作乾谿之臺三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上

王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圍諫曰桀行此而滅紂用此以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內寵無乃太盛歟公下席

再拜曰寡人過矣於是出宮女數百人百姓大悅子貢聞之曰所謂能受諫者也

賈子曰翟王使之楚楚王誇之饗於章華之臺三休乃至

南雍州記曰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盛宏之記云宅西有三間屋基跡極高云是孔明避暑臺先有人姓董居之滅門後無復敢有住者齊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長九寸獻晉安王習鑿

齒又為宅銘今宅院見在

樓觀本記曰尹喜宅南山阜上仙館舍即大夫觀望之臺也昔老君於此山騰宅時人因號曰老子陵蓋非墳墓也故爾雅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此之謂也

新序曰桀作瑤臺殫百姓之財伊尹諫之桀曰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

又曰魏王將欲為中天之臺曰敢諫者死許綰入曰聞大王將有中天之臺願加萬億王曰何力能加曰臣聞

天與地相去五千里因而半之當立七千今王者百里
高其趾當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
舜建諸侯五千里王必願為臺不起兵伐諸侯盡有其
地不足又伐四夷得萬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材木之
積人徒之衆倉廩之輸以千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
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臺者已備乃可作王默然而罷
又曰紂為鹿臺十年乃成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故
天下叛

沈懷遠南越志曰熙安縣東南有圓岡高十丈四面為羊腸道論者曰尉佗登此望漢而朝名曰朝臺也

裴淵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步直峭百丈累道登基頂上三畝朔望升拜號為朝臺

戴延之西征記曰許昌城本許由所居大城東北九里有許由臺高六丈廣三十步長六十步由恥聞堯讓而登此山邑人慕德故立此臺

管子曰困倉寡而臺榭繁有藏不足以供其費臺榭相

望者其上下相怨也

三輔故事曰未央宮前有東山臺釣臺倉池中有漸臺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吏於門下抱筆執牘
從之書過簡子與之居無幾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
之臺酒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
不如周舍之諤諤今舍死吾亡無日矣

說苑曰楚莊王與晉戰勝懼諸侯之攻已也乃築為五
仞之臺臺成以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

也諸侯請為觴皆仰而曰將將之臺審審其謀我言而不尚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又曰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為臺甚急臺成君何不通焉公曰然昔者鳧鳴其聲不無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問曰何其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臬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臬當陞布翼伏地而死

家語曰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期諫王怒令尹子西駕於殿下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子西出從十里還引轡曰夫子期忠臣也若臣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也王乃還

五經異義曰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龜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

歸藏夏后曰啓筮享神於晉之靈臺作璿臺

山海經曰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

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又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

伏滔地記曰瑯琊東南十里有郎山即古瑯琊臺城也
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瑯琊大樂之畱三月作瑯琊臺臺
赤孤山也然高顯出於衆山之上高五里下周二十五
里山上壘石為臺石形如磚長八尺廣四尺厚八寸三
級而上級高三丈上級平厰二百餘步刊石立碑記秦

功德漢武帝亦登此臺

吳越春秋曰楚靈王建立章華之臺與羣臣登焉王曰
臺美夫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
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土木之崇高彫鏤刻畫金
石之清音絲竹之嘹唳以為美昔前王為飽居之臺高
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士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
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市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
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譏豈

前王之所盛人君之所美者乎臣之誠愚不知所謂也
靈王納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臺

又曰范蠡於東武山起遊臺於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層
樓冠其山巔以為靈臺起離宮於淮陽中宿臺在於高
平駕臺在於成丘立苑在於樂野燕臺在於石室齋臺
在於襟山勾踐之出遊也休息石臺食於冷厨

又曰吳王闔閭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
城宮在長樂闔閭出入遊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姑

蕪之臺曰食組山晝遊蕪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
石城走犬長洲

又曰越得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
為榱桷巧工施技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為
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
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臣
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材
再拜獻之吳王大悦子胥諫曰王勿受昔者桀為靈臺

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自取其災民
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後必為越所戮吳王不聽
遂受而起姑胥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
行步之人道死巷哭不輟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
生

帝王世紀曰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為諸侯所侵逼與
家人無異貫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以避之故周人因
名臺曰逃債臺故洛陽南宮諺臺是也

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伎女為九成臺飲食必以獻
王

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
衣從風

戴延之西征記曰官渡臺去清口澤六十里魏武造也
破袁紹於此

楊龍驤洛陽記曰凌雲臺高二十三丈登之見孟津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君山上有玉臺方廣數丈周圍

盡是白石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遙眺峨
峨嚮像羽人之館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有鼓吹
之聲山都木客為舞唱之節

述征記曰廣陽門北魏明帝流杯池猶有處所池西平
原懿公主第有皇女臺西南劉曜壘壘西曜試弩棚西
北有鬪雞臺

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七